

不一样的美

■马三成

附言：“开启我的第9年，未来可期”，后面还加了一个可爱的笑脸表情。

二

夜晚，一轮明月照耀着沟壑间的一处废弃营房，“夜间城市反恐训练”正在进行。

特种作战对抗训练，是连队一个常态化开展的课目。男女兵各出一个抓捕对象，然后抓对方的“逃犯”。5分钟准备，15分钟对抗，以抓捕时间定胜负。女兵班长刘晓燕主动报名当“逃犯”。

全副武装的刘晓燕一边奔跑，一边观察和选择藏匿地点。屋顶是制高点，因为有月光，她放弃了；屋内结构不熟悉，不利于反击和藏身，她放弃了；沟壑距离太远，不利于逃跑，她也放弃了。藏哪儿呢？她边跑边琢磨，突然，脚踩在一块盖着废弃下水道的木板上。下水道有利于用手中的武器防守，也有利于隐蔽。对，就藏在这下面！

刘晓燕迅速挪开盖在下水道上的木板，钻了进去，又把木板恢复到原位，做好表面的伪装。下水道里有垃圾、积土、脏水，腥臭不堪，加上空间有限，刘晓燕只能跪在里面。借着从缝隙透下来的月光，她看见蜘蛛和蜈蚣在身上乱爬，却一动不敢动。

刘晓燕是女子特战分队的老兵，从通信兵入选特战分队，训练底子不够厚实，但勇敢的她啥训练课目都敢向前冲，之前更是克服恐高症完成4次跳伞。

对抗开始。男兵分队8个人分为两组，在月光下搜索“女逃犯”可能藏身的地方。刘晓燕听到他们从自己藏身的下水道上走过去，把木板踩得吱吱响，还着急地说：“她能藏到哪里呢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刘晓燕大气都不敢喘，她左手拿着手榴弹，右手拿着手枪，做好了反击准备。

15分钟对抗时间到了，指导员宣布：男兵分队行动失败！

“假想敌”可以出来了。这时，刘晓燕挪开木板，从下水道爬了出来。看到刘晓燕的迷彩服膝盖处都湿了，一名男兵惊讶地说：“这么脏的臭水，你也藏得进去？”

刘晓燕拂一下头上的落叶，笑着说：“打仗还怕这个吗？”

三

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脊线上，一队女兵正搜索前进。

这是在高寒山地开展的一次24小时强化训练。女兵们需要翻越几座山头，完成牵引横越、野战生存、夜间对抗等10多个战术课目。

连续翻越4座山头后，一处断崖挡住了去路。一根20多米长、离地20多米高的攀登绳固定在断崖上，女兵要从绳子上爬过去。这是上级专门穿插

的一个牵引横越训练课目。女兵们对这个课目训练得比较少，大都是吊着身体，从绳子下面爬过去。

“这要是实战，你们女兵全成了活靶子。”指导员摇摇头说。

“为啥？”彭文娟问。

指导员指着攀登绳说：“吊着从绳下爬过去，眼睛只能向上看，视野受限，看不见正面的敌人，很容易被消灭。而从绳子上爬过去，不仅视野开阔，还能开枪射击，生存作战的功能就发挥出来了。”

为了提高牵引横越的难度系数，女兵彭文娟和周玉洁勇敢地迎接挑战，从绳子上爬过去。

爬到绳子中间时，彭文娟瞟一眼下面的深沟大壑，紧张得手心冒汗，心怦怦直跳。这时绳子摆动增大，稍一松懈就会从绳子上掉到下面。她一边努力保持身体跟绳子一起摆动，一边奋力向前爬行。最终，彭文娟和周玉洁用时10多分钟完成课目。

好不容易到达宿营地，女兵们个个又累又渴。路上带的水早就喝完了。怎么办？这可难不倒训练有素的女兵们。她们把宿营地选在山谷一条溪流旁，就地取材，净化水源。彭文娟把矿泉水瓶子底部用匕首削掉，取一块合适的石头放进去，倒过来堵住瓶口，再先后放入小碎石、细沙、木炭和青草，一个简易的过滤器就做好了。把溪水反复过滤几遍，就可以饮用了。

当天晚上在野外宿营，睡到半夜，几声狼嚎远远响起。彭文娟立马翻身起床，从战术小包里拿出干冰，在哨位上点燃。她和站哨的女兵引燃捡来的枯树枝和山里的干牛粪，一边取暖，一边站哨。尽管野狼嚎叫了一晚上，但始终没敢靠近女兵宿营地。

四

2021年8月上旬的一次叠伞训练中，女兵李忠青跟男兵教练杨帅较上了劲。

那天，伞训教练杨帅要求女兵整伞时间不超过4分半钟。李忠青说：“班长，4分钟就够了吧？”杨帅说：“4分钟不一定能完成。”“要不咱俩比一下。”“来呀。”李忠青和杨帅杠上了。

“一局定胜负。”女兵们乐了。杨帅一脸的自信，把兜里的秒表掏出来，让张运焯当裁判。

第一局开始，李忠青一路领先。3分14秒时，李忠青举手报告：“整伞完毕！”

女兵们一下子沸腾了：“教练输了！”杨帅懊恼地说：“不要以为侥幸赢了一局，前边是我让你输。”

“那就再来一局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”李忠青笑着说。

第二局开始。3分01秒！李忠青举手报告：“整伞完毕！”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“喂，小姑娘，再不下车就把你拉到新疆去了！”我从睡梦中被唤醒，用了两分钟时间匆匆下车。我站在灯光昏暗的轨道旁，看着渐渐消失在夜色里的火车，半天没回过神来……

接下来，我坐上了那列绿皮小火车，这是我前往报到单位唯一的交通工具。从郁郁葱葱的站台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，火车走走停停。我的心也像风吹过大漠，越来越低沉失落。

千百年来，这片荒原风沙肆虐，这里的人粗犷中却带着细腻。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荒凉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过道里不时有行人来来往往，我努力克制着，但眼泪还是顺着脸颊滚下来。一位老班长看出了我的失落，关切地问：“刚来的吧？习惯就好了。”

老班长那句简单粗犷的安慰，没能对我起到任何效果。我飞快抹了一下眼睛，便转过脸望向窗外苍黄一色的戈壁沙漠。短暂的一瞥，我已看出这是一位老兵，他脸上的皱纹像道道沟壑，笑起来显得更加明显。显然，我忽略了老班长的好心。

与失落此消彼长的，还有我的倔强。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。到戈壁深处的军营是我儿时的梦想，为此，我还跟父亲保证，无论多艰苦我都会坚持下去，不

在女兵们的喝彩声中，慢了几秒的杨帅表情有点尴尬，但他真诚地对李忠青竖起大拇指说：“表现不错！不过，你们不要骄傲，打仗可不是比赛这么简单。”

爷爷是抗美援朝老兵的李忠青，是个好胜的姑娘，她笑着说：“我们的目标是，第一步战胜教练，第二步战胜敌人！”

五

2021年3月1日，一场重火器实弹训练在野外进行。

在打完一发某型狙击榴弹发射器实弹后，张欢的右肩变得麻木。打最后一发时，她的右肩没有顶实枪托，后坐力一下子把她的身体弹开了。

张欢捂着肩膀坐在地上，过了半天才缓过劲来。后来俯身捡东西时，只听到锁骨“咔嚓”响了一声，当时张欢就疼得直掉眼泪。

几个女兵把她扶到营部卫生所，医生检查了一下说：“骨折了！”张欢立刻被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手术治疗，在右肩打了一块钢板和6个钢钉。30多天后，张欢出院了。虽然还在养伤，但她仍坚持到训练场观摩。看到战友们训练新课目，张欢羡慕地说，真想早点伤愈恢复训练。她打心里佩服连队训练成绩好的女兵，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沙场“霸王花”。

女兵们就是这样有追求、有个性，不惧挑战，勇于追梦。身高1.72米的女兵刘妍，入伍前在大学里就入了党，是一个工作上进、训练刻苦的女兵。跳伞前，上级开始宣布获得跳伞资格的女兵中没有她，她伤心极了。

在返回训练营地的车上，她趴在同年兵张华身上哭着说：“为什么不让我跳？”张华安慰她说：“明年还有机会。”刘妍说：“不行，我就想今年跳！”张华又说：“同年兵跳了，也是我们的骄傲，格局要打开。”

后来根据训练实际情况，旅里决定：凡参加伞降训练时长达到规定的168小时、考核合格的12名女兵，都可以参加伞降实跳。听说这个消息，刘妍高兴得跳起来。

跳伞那天，大个子女兵刘妍动作干净漂亮，安全着陆，开心地戴上了“首跳光荣”的小红花。

背着降落伞返回的路上，刘妍特别高兴，她俯身在地上摘了几朵漂亮的野花，送给训练中帮助过她的女兵张运焯和张华。

返回的路上，迎着风，青春飞扬的女兵们唱起了她们最喜欢的歌《女兵美》：“女兵美，不一样的美，她有笑有泪永远不说累，她比男兵多了一些温柔，也比女兵少了一些妩媚。女兵美，是独特的美。她浪漫倔强更多是兵味，她敢在战场用胜利举杯，也敢用一生为旗帜增辉。”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一位机关战友去边防部队调研，多日未联系。一天突然发来信息：“刚刚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祭拜过烈士，在公路边给你捡了块石头。”

我喜欢石，书架上零落着十几块。并非刻意购置或收藏的奇石，皆是在西部山川跋涉之余，自视线偶落处捡拾而来。贺兰石有着莹润匀密的质地，嘉峪关的石头依稀带队的影迹，戈壁滩的石头粗砺多棱，伊犁河谷的石头色彩斑斓，青藏高原的海洋生物化石似还藏着亿年前的涛声。石头大不过两拳，小可比拇指，随手可揣入口袋，并不会给行囊增加太多负重。石头并无多少世俗的价值，却被一脉山水滋养，受一方风雨砥砺，见证了我的征痕，故我甚为珍视，几次搬家都未曾舍弃。

没有苍松翠柏，凛冽的天宇下丰碑高矗，百余座坟冢激荡着卫国戍边的英雄故事，陵园背后山腰上“大力弘扬喀喇昆仑精神”的大字熠熠夺目，这是我记忆中的康西瓦烈士陵园。因工作关系，我曾几次路过那里，每次都鸣笛致敬、下车拜谒。

康西瓦的石伴着战友归来。它是极寻常的石头种类，拳头大小，三角形，底部平整，稳稳放置在案头，像一座山。石顶那一片白是峰顶覆着的积雪，石身上青灰的纹理是蜿蜒的盘山路，纹路间点点暗影是攀登的战士和战马。白天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入，石头会反射出粲然的光。夜晚捧读新书，用石头压着尚不服帖的书页，它就像天然的镇纸，将力量融入书中深厚的思想。

高原边关，随处可见静静附于土地的石头。山由石头构成，路由石头铺就，界碑用碎石构筑，地窝子常常需要在乱石中开凿。就连烈士的墓碑，也用石头凿刻，黢黑的碑面像淬过火的钢铁。康西瓦烈士陵园墓碑组成整齐的阵列，像一百多具钢铁般的骨骼，以倔强的坚守，撑起那片亘古苍茫的天地。

我曾到过多个云端的哨所，也曾攀过几座孤绝的雪峰。一座海拔5700米的山峰，山体表面遍布大大小小的石块，战士们用双脚在本无路的山上走出了“之”字形羊肠小道。我们从海拔约5000米处启程，用了4个半小时艰难登顶。启程时鹰在头顶盘旋，中途已可与鹰比肩，快登顶时，鹰已飞不到我的高度。站在山顶眺望，祖国西陲的绝美

春到哨所

■贾文华

我的哨位在一座山岗上，我喜欢站在那里眺望春天的草原。我所驻足的无名山，就像一道绿色的屏障。山这边春意盎然，一片春耕的繁忙景象；山那边却宁静如常，季风悠悠荡荡，轻拂野草。一只小鸟，踏一下我的肩膀，扑棱棱飞向远方的牧场，但是很快它又飞了回来，站在我身旁的小树上，朝着天空歌唱。它可能知道我不像它那样拥有飞翔的本领，特意来告诉我远方的讯息。

一片新绿，穿过铁丝网，与营房门前

康西瓦的石

■孙利波

风光尽收眼底：连绵的雪峰，碧蓝的湖措，还有钢铁般屹立的士兵。

早已忘记在峰顶说过的话、内心泛起的波澜，但我记得那天的日头很毒，带上山放在石头上的一个苹果，当我几小时后将要下山时，已因脱水而萎靡。记得那天面对战士们豁口的嘴唇、皴裂的面庞，看到他们远超实际年龄的沧桑，我流下了太多的泪。

下山途中曾遇到一座石柱，高约一米，由十几个石头自然堆成。同行战友告诉我，这是战士们休息时垒的。神奇的是，这石柱没用任何黏合材料，但任凭风骤雪狂，始终屹立不倒。我想起在山顶石块上看到的各种豪言壮语：大好河山寸土不让、众志成城卫国戍边……

收回思绪，看着眼前康西瓦的石，恍惚间，它似乎变大了，许多英雄的面孔在石上掠影浮现。

“这石头，真像一座山。”

“不，它就是一座山。”

的小路接壤，也将花朵镶在路两旁。火红的萨日朗，淡粉的秋海棠，形形色色，各种芬芳。我举起手中的望远镜，贪婪地将春天摄入眼帘；骑白骏马的人向天边飞驰；拎着奶桶、生着大大眼睛的姑娘朝这边好奇地张望；故乡的屋檐下燕子正在筑巢；父母在田垄上撒下希望的种子……春天仿佛翻一本大书，被春风一页页掀开。而我，我们，想站成一棵树、一片森林，挡住沙尘和阴霾，让春天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徐徐展开，蓬勃如诗。

迁，也记录着一路上的动人风景。2021年，小火车清水至东风段停运了，结束了它风雨兼程的长路漫漫，我们从心底感谢它。

2021年12月28日这一天，东风南至兰州西、东风南至嘉峪关的动车开始运行了，戈壁人迎来了翘首期盼的好消息。当天，他们在朋友圈晒出了新车站的模样，还有各种帅气的合影。“这是费了多大的心血啊！祝贺！感恩！”“今天终于开通了，比起之前真是方便多了。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，感动、感恩、祝福……”

沐浴夕阳的余晖，列车开动了。橘红的落日像给戈壁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，老远看去，砂砾上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，格外耀眼美丽。像是老天特意将这荒漠画了一个美美的妆容，用新面貌、新气象迎接来往的行人、迎接崭新的一年！

春节前夕，东风场区休假的官兵携妻带子，乘坐新动车开心地回家过年，前来相送的官兵也是笑意盈盈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幸福。前些日子，我也踏上了回家的归途。列车向前疾驰，天空湛蓝，阳光普照，车厢内安静舒适……看着车窗外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，我心中荡漾着自豪和骄傲。回想当年第一次坐小火车来到这里的情景，我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对于这片土地的爱，并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，我要继续努力工作，为亲爱的祖国奉献我的青春汗水。

今天东风儿女回家的路途不再遥远，东风依然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！



日光(油画)

孙倩作



长征

第5414期